蔣緯國海天孤憤（下）

記幾樁突出的事件

●陳邦夔

湖口「兵變」眞象公開

民國五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上午，位在新竹湖口裝甲兵基地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趙志華「兵變」事件，但很迅速地給一位智勇卓越的政工人員朱寶康隻手「敉平」了，這便是後來所稱的「降魔專案」。

報導這件事的媒體很多，版本也不一，現在筆者得機親訪當時的關鍵人物朱寶康將軍，朱爲天津人，秉性率直，承他願以歷史見證人的身分，提出第一手的資料，公諸於世，同時也替蔣緯國將軍說幾句公道話。

裝甲兵每年要舉行一次「戰力競賽—戰備機動測驗」，趙志華趁司令郭東暘在石牌高級兵學班受訓之機會，以副司令代司令的身分，定在元月二十一日的上午，親率各部門主管到湖口基地去實施「戰力測驗」，事前他做了一番準備；其一是他引用了總統「革新、動員、戰鬥」的訓示，要摒除過去的老套，先繪好受檢各戰鬥群的位置圖，並規定警戒的憲兵一律面向外方，其二是改變了測驗方式，即調集了全國三分之二的裝甲部隊兵力，全副武裝真槍實彈，並要求在不預期的情況之下，部隊能自力維持幾天的糧食和戰鬥力。此一規定先一日派幕僚送到裝一師。

D日（軍中作戰或演習所定的發起日）上午八時稍過，趙志華著野戰服到達基地（一般的大閱官都是著軍常服）即命裝一師師長徐美雄，擔任當天的校閱指揮官（通常是值星官擔任的），副師長則隨伴在側，九點正，他從後面的會議室走到司令台，受禮後他開始講話，不到幾分鐘就問「後面聽得到嗎？」就有人叫「聽不到」，他就命部隊向前七步走，仍覺縱深太大，就再叫部隊再向前七步走，不要距離，部隊站定後，又命全體坐下聽講，部隊坐定，他首先一個動作是檢查身邊侯副師長的手槍，趙拿槍退下彈匣發現沒有子彈，就問爲何沒有按規定上膛？侯答爲了安全另外兩個彈匣裝有子彈，趙即取好裝了子彈的彈匣上膛，把槍放在台子上，繼續講話。

開講之初，先給部隊戴了很多「高帽子」還得到台下的一陣鼓掌，接著批評中共駐日代辦處的一個職員周鴻慶，跑到我國大使館投誠，但找不到大使，無人作主，就改向日本警察單位請求政治庇護，日本政府罔顧道義，就把他交還中共處決了，接著痛罵政府無能，某一高官無恥，越講越激動，此時隊伍行列中的憲兵組長鄭振墉中校起立高喊：「副司令，你影響士氣」，趙把帽簷一推（這是趙在大陸作戰時，要槍斃人的習慣動作）拿槍指著他，並厲聲說：「你懂什麼？你還不是當一名走狗，你給我坐下來」；鄭懾於他的「習慣動作」只好噤聲坐下來。

趙趁勢又以煽動的語氣說，你們知道嗎？我們的總統已被包圍了，我們馬上要到台北去營救他，去接收這一個腐敗的政權…此時師部作戰科長朱厚德中校，突然從後台跑

出說：報告司令，有蔣將軍的緊急電話，趙當即怒斥「你滾」！

此時全場異常寂靜，氣氛緊張，有的弟兄急得尿褲，有的嚇得暗中飲泣，最有趣的是隊伍行列裡有一聲槍響，原來是一個弟兄把槍弄走了火，趙在此時，見機不可失，就索性大喊：「你們誰跟我走？」叫了一會，隊伍行列裡有一個七四一營的上士起立高呼：「我跟你走」，就走到台前與趙握手，趙受此「鼓舞」就再喊「誰跟我走」，見全場靜坐沒有反應，乃以指名的方式，叫最後列的七五〇營營長梁國楨：「你們跟我走」，梁答：「我不跟你走」，乃又叫各戰鬥群的指揮官和營長都起立，並調動他認識的舊屬，到前面來，增加兩列的正面隊形坐下。

此時已是上午十時十五分，原坐在第一排的第二戰鬥群的中校輔導長朱寶康，變成第三排了，他自忖，如再耗時下去，可能盲從者還會出現，一旦發生連鎖效應，那就不可收拾了，繼而影響到國家、社會……如是在一念之間也起立大喊：「副司令，我跟你走」他想到台前趁趙彎腰跟他握手時，乘機把他拉下來，但趙很機警，一看是一個他認識的政工人員就是一楞，立刻說：「你坐下」，此時隊伍行列裡已有很多耳語，咒罵朱身為輔導長，也要「叛變」!?

朱想如果坐下去，真的會變成「叛逆」的響應者了，就一不做，二不休地裝瘋賣傻，自動的站起來，一面大罵群眾不懂革命，一面說我們要保護副司令，就在邊走邊罵之中，跨過前面兩列部隊的肩膀，走向司令台，趙見狀為顧慮群眾再有響應時裹足不前，不便制止朱的「擁護」行動，朱走到台下經過那位上士身邊跟他握手，拉他一同上台「保護」，趙見朱上台沒有動作，就繼續謾罵高官是豬、是狗，朱見機不可失，輕步由右後方搶到台上的手槍，指著趙大喊「不要動」，趙警覺不妙意欲反撲奪槍，此時憲兵學校的曹副校長蹤步上台，推趙至大廳休息室，與此同時部隊裡跑出五、六個人，意欲上吉普車外出報案，引起憲兵的誤會，造成雙方持槍互擊，一時槍聲大作，幸無人傷亡，但已引起一片騷動。

朱站在台上及時舉槍大喊：「大家不要亂動，都聽師長的指揮」，部隊才安靜下來，各群帶開後，師長帶朱回師部用電話向上級反映，趙則送貴賓室軟禁。

幾乎是在同一個時間，師長和那些跑出去報案的政工人員，分別以「特殊事件」反映到第一軍團（司令羅友倫），陸軍總部（總司令劉安祺），國防部（參謀總長彭孟緝），可是最不巧的是徐師長電話到石牌要報告裝甲兵郭司令的時候，接話的人說：「規定上課時間，不得叫任何人接聽電話。」如是只好打到陸軍參大，找到剛離職四個月的前任司令蔣緯國，就此留下了日後徐師長調職種因。

接到報案後的高司單位，第一個趕到現場的是軍團副司令鄒鵬奇中將和憲兵組長，第二個是陸軍總部政戰部主任江國棟中將和政三、政四處長，第三個是憲兵司令楊顯涵中將，第四個是陸參大校長蔣緯國中將，最後在用餐時裝甲兵司令郭東暘少將方才趕到。

在此稍早，第一軍團副司令，已命憲兵組長用救護車押趙志華至龍潭司令部待審，臨行前趙要求向總統像行禮，鄒同意後，他在像前下跪懺悔，並自言自語說：「我要把您的思想，化為行動，可是我失敗了！」

「湖口事件」至此本已告一段落，但又如何扯上蔣緯國將軍？趙志華又如何出此下策？朱寶康將軍也作了一個分析：

一、趙志華為東北人，黃埔軍校十期畢業，他身體健壯，喜愛運動為籃球校隊，進入裝甲部隊後，以口才犀利且富煽動性，精明幹練，帶兵又以嚴謹著稱，而他認人的功夫也是了不得，他曾以營長的身分槍斃了一個作戰不力的排長，他升任副團長時，蔣緯國是他的團長，他是上校，蔣是中校，階級倒置，但他們相處很好，三十七年底蔣緯國奉調南京，趙代理團長，在徐蚌會戰中被俘，後被中共開釋，乃經香港轉到台灣成了無職軍官，嗣由緯國將軍力保復職，初任裝甲兵第二總隊總隊長，四十七年七月一日，第二、四兩總隊奉命合編為裝一師，趙為第一任師長，後升任副司令，時家住台中，妻任台中省立二中教員，家庭生活，堪稱美滿。

二、「兵變」遠因：趙志華自認久任一職，懷才不遇，內心不平，溢於言表，與他同期同學一比，就感相形見絀，如當時金防部的司令官，陸總副總司令，以及十二、十三期的學弟，都當上了軍團司令、校長、軍長，因此心中悒鬱難釋。「兵變」近因；則是五十九年九月，蔣緯國奉調陸軍總部裝甲兵室主任，旋保荐趙志華接任司令，但陸總卻指派趙昔日的部下郭東暘接任，郭是趙的第三任裝一師師長，因而形成職務倒置，心中更加不快，碰巧趙的女兒罹患嚴重眼疾，需要送國外就醫，乃向司令預借一萬塊錢，請求分期扣還遭拒，更促成了趙鋌而走險的決心。

三、事後外界指裝甲兵軍事人員大調動、政工人員都升遷，其實前者只有裝一師徐師長可能因反映特殊事件程序不合，而經陸總檢討調職，其餘幹部因受挑撥不爲所動，忠貞可風，都已論功行賞了，至於朱寶康個人，臨危不亂，「伏魔」有功，從調升師主任，步兵指揮部副主任，兵工學校主任，第一軍主任到憲兵司令部政戰部主任，而聯勤總部政戰部副主任，一直到屆齡退役，也是實至名歸。至於蔣緯國將軍基於惜才保荐，並無私心，觀察他後十一年的久停一階，是否受此影響，無人證實此事，他雖「辯才無礙」也是有口難開了！

遷葬父兄滿心無奈

蔣緯國將軍自從被捲入「非主流」政爭，又被老國代推出與林洋港搭擋競選正副總統，而主動申明退出之後，已是步入了「無官一身病」的境界，他盱衡大勢，對台灣日益惡化的，只知「吃果子」，不知「拜樹頭」的氣氛，感到無比的壓力和悲哀，尤其是一旦有了不可預期的變化，則父兄的遺體如何保障？這幾年來，眼看他父兄的一些昔日舊屬，依然主政，但是，一連串的衝擊使他憂心，也寒心；介壽路的改名，他父親幾處的銅像，不是「守」廁所，就是被凌辱；接著他的住屋被拆除，有心人藉媒體算老帳，一再呈現著人情的冷暖，世態的炎涼！因此，他想把父兄的遺體，遷葬大陸，經過他向現住美國的老夫人宋美齡女士稟告同意後，就在黨的小組會正式提出，靜待中央的處理。

另外，他也請託了他的好友武宦宏將軍，舊屬張輔教授，裝甲兵的老戰友胡儀敏將軍，在民國八十五年的三月至十月間，先後到大陸做了些了解和前置工作，張教授曾與汪道涵見面，徵詢過他們的意見，還談到移葬的細節。

緯國將軍秉承父兄的遺命，說出幾個安葬的地方，他們都去看過；先總統屬意的南京紫霞湖和江寧縣的房山（現已改名爲方山），經國先生屬意的浙江故鄉奉化溪口鎮，他的母親毛太夫人墓旁的空地，但是毛太夫人的墓地在一個村落裡，雜草叢生，空間有限，似不適合經國先生的遷葬，到是蔣中正的慈母太夫人的墓地，爲中共當局修葺得莊嚴堂皇，還有一間廳房，陳列了蔣氏家人的彩色照片，許多遊人，拾級而上，是奉化縣知名的一個風景點。

這些朋友回來後，攜帶了一些資料和照片，還帶來了一簍奉化的特產水蜜桃，來慰問蔣緯國的鄉愁，他在病情不見好轉的狀況下，展閱這些資料，覺得距離完成心願的時機尚遠，如果上天不借時間給他，這件事的後續發展，委實難測，其無奈的惆悵，落寞的情懷，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！

將軍一生侍父至孝，也引父爲平生的「知己」，他感到一些有心人對他老人家的歪曲，要有一個正確的歷史，還他一個公道，曾用了四年的時間，請到四位學者來執筆，寫了一百一十七萬字的著作—「歷史見證人—蔣中正」，正待公諸社會，也算完成了一樁「精神」的心願。

附錄一：

蔣緯國自撰傳略

蔣緯國

緯國依父命，爲了做一個現代化軍官，從軍報國，自蘇州東吳大學理學院，以二年趕完物理學系四年課程與實驗後，再加修政、經、社會等課。在三個暑假中，爲日後從

戎，修習彈道學，甚至比較宗教等課，惟以當時之機緣，在文學院一學期，並獲得預官少尉，繼奉父命赴德國，開始我的軍事生涯。先在其山地兵入伍，習得排以下至單兵諸項動作與小戰術，一年後進入慕尼黑陸軍軍官學校。一面瞭解德國建軍與練兵之諸般體制，一面學習其營與連之用兵藝術和行政。緯國先後除曾接受國軍、德軍與美軍、日軍之基、中、高級之戰鬥、戰術、戰略、戰爭哲理與美軍之飛彈訓練外，還曾接受國軍之政戰、陸空聯戰與空戰戰術教育和科技訓練。於一九四〇年冬返國後，立即參與抗日與戡亂行列，始終在各戰區奔走。來台後，仍業戎行。除先後曾駐廈門與金門逾一年，以及編訓裝甲兵之外，且有十八個年頭之光影，掌管三軍中、高幹部之戰術和戰略教育並親擔任重課之教授，繼長三軍部隊之聯合作戰訓練，以及含政、經、心、軍諸略之國家戰略、大戰略和全球戰略教育。公餘之暇，整理經驗與研究紀錄，從事著述；或應邀至若干大學與研究班（碩、博士）講學；曾先後擔任碩、博士之論文指導教授。數十年來在國內外（日、菲、馬、星、印尼、英、美、德、奧、比、荷、盧、俄）亦曾出席若干國際會議，迨民國七十五年春，以三星上將除役（三星上將法定六十四歲退役，七十歲除役）轉任特任文官，調任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之職，迄至民國八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，卸去斯職並被聘為總統府無待遇資政。今後仍當以知識份子國民立場安定基地，以及光復與統一全中國為職志；並當以在野之身，努力於全球戰略為全人類福祉而奮鬥。於民國七十五年四、五月間，緯國卸離軍職與滿七十歲之前，為瞭解心身狀況與神經反應功能，曾強迫自己作一實驗；乃繼一九五三年在美國定翼機之訓練及獲得美國民航駕駛員證書後，試接受螺旋翼之直升機學術訓練。結果在其機械與電子等學科，以及飛行操作與緊急迫降等特殊狀況之處置，皆能迅速吸收與反應。此期間適逢台灣梅雨季節，氣候極不正常；其他直升機在專業人員駕駛數次出事，在這雙重壓力下，總算還能順利圓滿完成，獲得中華民國陸軍航空隊飛翼與飛行員身分。證之健壯、鎮定與神經反應，一如往常。現在的工作雖繁忙，且每日祗四、五小時睡眠，以數十年來之少林功夫鍛鍊，體力與精神均尚能支持！又如近年來，常應邀赴國外參加國際性之學術會議，有因時程緊湊，常夜以繼日，或飛行十餘小時後，仍照常工作；雖繞過半個地球，尚無日夜顛倒之困，亦不覺疲憊，並能保持身心平衡，健康如壯年。在工作與國情繁重壓力下，儘力保持鎮定，務期以有生之餘年，為完成父兄未竟之國民革命使命（「求中國之自由平等」），提供一己之所能。但在台與來自海外東西霸強之壓力，日見上升，身心亦確實日見疲憊不堪！唯此場戰爭，並非在誰勝，而是在雙方皆有內憂之下，看誰先自我崩潰，所以必須堅持到底！

與先室石靜宜小姐（湖北孝感縣人）於民國三十四年結婚。靜宜於民國四十二年四月因心臟病逝世於台北。此在我心情與生活上，給予創傷衝擊無比！她未曾留下子女。經過一段不短的歲月，乘機充實自己，出國「充電」；於四年後在民國四十六年與廣東梅縣之丘如雪小姐結縭。如雪好運動與音樂，愛閱讀並喜研究歷史、古物與注意國內外新聞，其每日在家事外之韻律操，快走與室內自行車等運動，風雨無阻，從未間斷。越五年於民五十一年生一子屬虎；其祖父為之取名孝剛（孝字輩）；二祖未先約商，祖母為之取拉丁名為 Gregony（剛毅勇敢之意）。奉祖父之命，在國內完成小學之後，為避免在國內受社會習俗之污染寵誘，即赴國外留學。此實為爺爺英明之決定。一九七五年清明掃墓節，祖父仙逝。孝剛同年夏畢業於小學，經一個暑期之英文補習。竟能順利考進美國之中學。於一九八一年在美讀完初、高中；八五年夏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法律學系。旋於準備半年後，考取美國紐約州訴訟師（Barister）並已獲得劍橋法學碩士。孝剛曾在紐約市執律師業五年，並於民七十六年八月與北平籍之旅美華人王倚惠小姐（獲紐約大學商管系碩士）回台完婚後，再赴美國紐約。孝剛執業律師，倚惠服務於某銀行。迄於民八十一年（一九九二）冬返台。孝剛繼續執業律師事務；倚惠一面忙於照料一女

一兒，一面服務於某校；對家中二老照顧至孝。

憶剛兒自上學以至負笈國外，與回國就業，迄皆能自勵奮勉，從未曾增添祖父母與爲父母者額外之操心。倚惠端莊淑慧，知書達禮，深具中國婦女傳統美德，與西洋之活潑與開朗；與剛兒誠爲天成佳偶。使爲父母者感到欣慰，此乃祖德蔭恩也。剛兒夫婦甫於民八十一年五月八日喜獲一女，取名蔣涓（字：友涓）。緯國大半年華馳騁疆場，及七十七之齡伊始爲人之祖，亦可慰耳！（民八三）年四月三日（一九九四年耶穌復活節）剛兒夫婦喜獲一子，取名蔣捷（字：友春）。緯國與如雪再度爲人之祖而高興，家中亦益增熱鬧氣氛。

附錄二：

蔣緯國自述病情

蔣緯國

去（民國八十二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晨四時許，緯國於上洗手間時，自腳趾始漸漸往上以至下半身感到失去知覺，不能自主行動，立即喚醒家人，與台北榮民總醫院連絡，周嘉裕醫師得知情況後，即指示立即用硝基鹽（NTG）後送醫。但當時家中無存硝基鹽，隨即改用降血壓劑（TOWARATE）後，由家人送往榮總急診。醫師檢查發現緯國兩側動脈脈搏微弱，隨即判定主動脈剝離，除神智清楚外，下半身有癱瘓現象，又於心電圖顯示無心肌梗塞之現象，立即以電腦斷層掃瞄，確定係剝離性主動脈夾層瘤剝裂的情況嚴重，自升主動脈、降主動脈、頸動脈至腎動脈，都出現剝離情形，且腎臟已發生缺血性梗塞。由於恐怕動脈剝離進而破裂造成大出血休克致死，周醫師建議緊急手術，並冒險實施心導管檢查，確定主動脈剝離之入口與冠狀動脈之情況，並連繫心臟外科做開刀之準備。因此病非常危急，雖然手術之成功率不很高，但緯國了解不開刀則九死一生，所以同意吾兒孝剛之決心簽字同意開刀。手術由心臟外科主任賴曉亭醫師率領小組從十一時三十分開始進行，結果發現升主動脈根部有兩個裂孔，而且已破裂滲血250C.C入心包膜內，剝離部位且波及右冠狀動脈開口，在做完修補與繞道手術時已將近午後四點。整個過程頗爲順暢，緯國在五點十分被轉入手術後恢復室觀察。

在恢復室時緯國已有意識，血壓、脈搏、呼吸及排尿量均正常，但胸腔引流管之血流量較多，約每小時350C.C.。但到晚上九點時，周醫師發現引流量已達每小時650C.C.，遂提醒外科醫師，除輸給新鮮全血外，另有出血之傾向，而後出血量已達每小時950C.C.，乃於二十七日零晨三十分再剖胸探查止血，經三小時後完成。第二次手術後一切生命現象均趨正常，但尿量卻幾乎沒有，後因爲考慮護理照顧之方便，於二十八日上午十時將緯國移至心臟外科加護病房。因爲腎臟原本有慢性腎炎及糖尿病影響，再加上此次因血管剝離所造成嚴重缺血性傷害，導致功能嚴重減退，水分及廢物無法排除，以致水分過度蓄積影響肺換氣功能，當日下午腎臟科黃東波主任建議進行三小時脫水，析出水分2,900C.C.。

二十九日晨可從鼻管進食流質食物，腸胃亦開始蠕動。一月一日拔除呼吸器及鼻胃管，開始自己進食並坐著看電視，以寫字交談，兩腿亦可自主活動。一月十二日醫師以緯國血管已趨穩定，但腎功能仍未恢復必須定期血液透析（洗腎）治療，乃將緯國從心臟外科加護病房，搬至內科加護病房，又耿心親友打擾及緯國心臟功能不夠穩定，可能併發其他合併症問題，而嚴防探視，乃於一月二十三日以前一直將緯國安置於內科加護病房。

後經醫師們評估有關緯國之病情後，於一月二十四日中午十二時，自加護病房轉入普通病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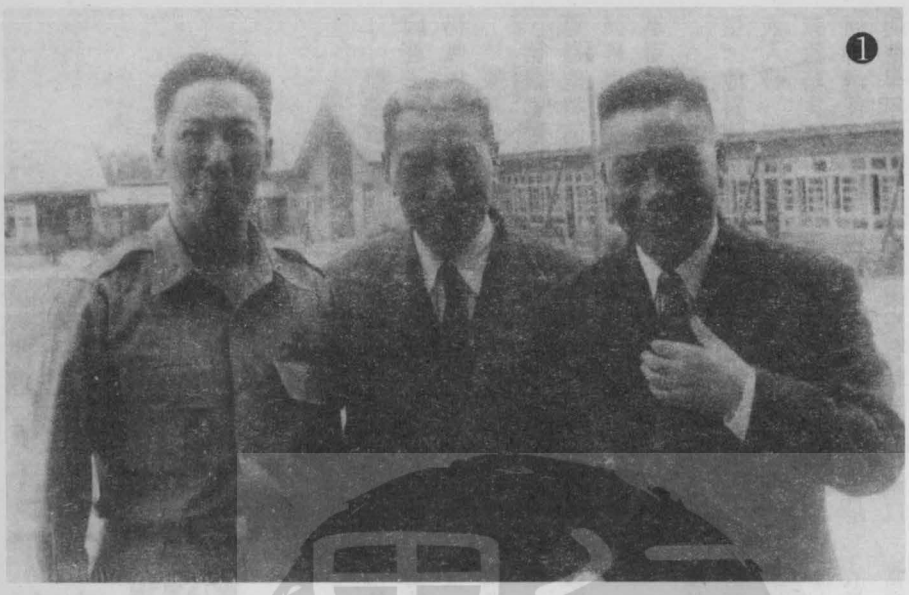
現在緯國腎功能已有顯著改善，不須洗腎，除繼續接受必要之診療外，並作漸進式復健運動。料稍加時日即可出院返家，並恢復正常工作。

醫師們指出，緯國在恢復室及加護病房期間，心臟曾先後停跳三次；此種死亡率極高之剝離性血管疾病，發病前毫無徵兆，此

亦是緯國之經驗。復省此次生病，緯國於去年二月杪奉命卸去公職後，國內外事務日趨繁重，使偏高之血壓加劇所致。而今能化險爲夷，死裡復生，實繫於醫師們的卓越醫術及護理人員悉心照護外，亦由於緯國深厚體力基礎。

而尤其感人者，於手術中聞訊後，自動前來輸血之保一總隊官員及榮總醫師、護士小姐們蜂擁而至齊集於手術室。緯國事後聞悉，內心有著無限感激。

又，緯國自發病後至康復出院，期間諸蒙新聞界關注，及黨、政、軍、民意代表，以及民間團體等國內外友人於百忙中，紛至沓來探訪或函電或致贈花籃、甚至食品，熱誠存問，殷殷祝福，緯國由衷感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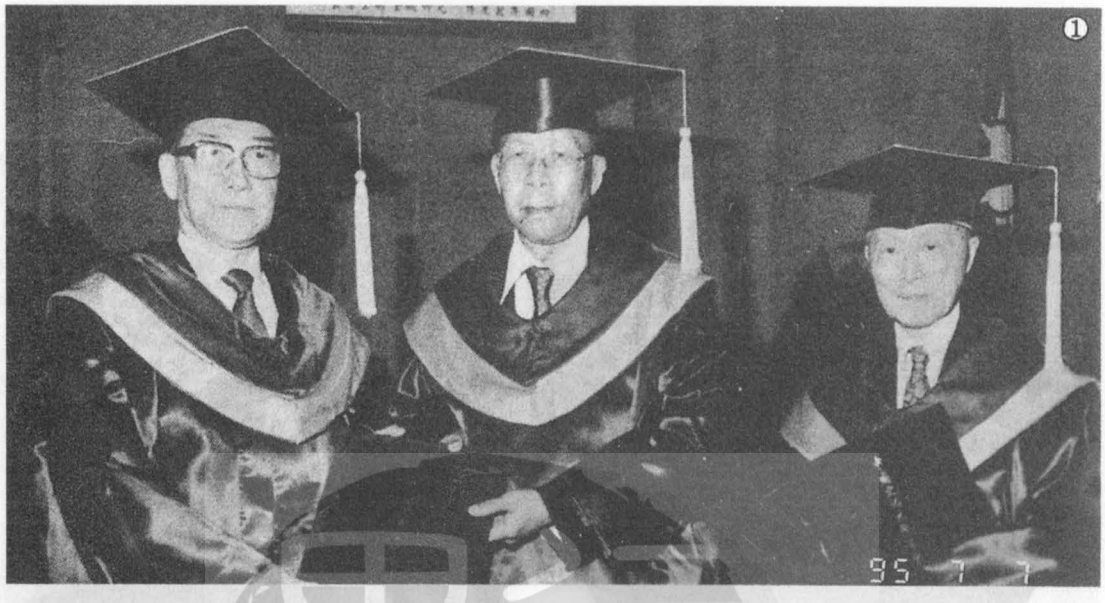


①蔣緯國（左）早年與張群（中）蔣經國（右）合影。

②蔣緯國（右）與陳納德夫人陳香梅女士（左）合影。

陳邦夔：「蔣緯國海天孤憤」插圖（文見48頁）

①作者陳邦夔（右）與蔣緯國將軍（左）合影。
②「湖口事件」的關鍵人物朱寶康退休前的戎裝照。
③作者陳邦夔（右）與朱寶康（左）合影。



①蔣緯國（左）與張其昀（中）、陳立夫（右）合影。
②蔣緯國（中）與曹士澂（右）日藤進（左）合影。